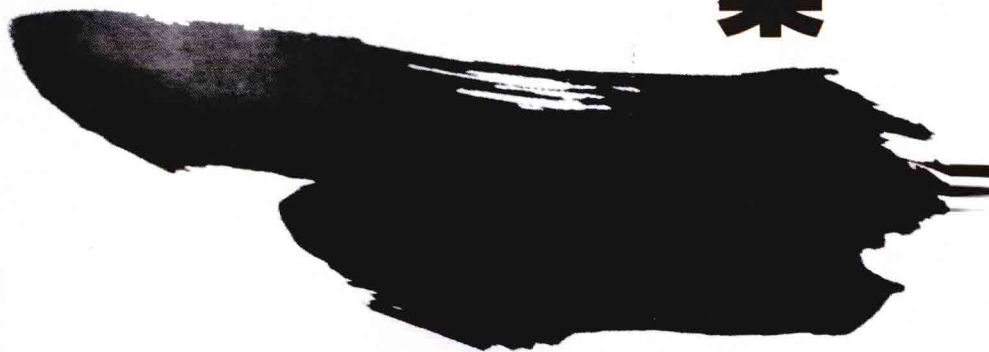


张笑天文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张笑天文集

长篇小说卷（七）

永宁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笑天文集. 长篇小说卷. 7/张笑天著.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9

ISBN 7-206-04058-6

I. 张… II. 张… III. ①张笑天—文集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701 号

张笑天文集(1—20 卷)

著 者	张笑天	封面设计	尹怀远 为民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责任校对	陆 雨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35.75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320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4058-6/I·239		
定 价	1380.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自序

我喜欢喝茶，近来偶翻有关茶经的书，上面有这样的说法，说人生有如饮茶，第一杯是青春，甘甜；第二杯是奔波劳碌的中年，苦味甚浓；喝到最后人也老了，茶也变味变得涩涩的了。

如今我已步入耳顺之年，在经历了梦想中的甘甜和奋斗过程中的苦味之后，也许剩下的真的只有生涩了。但不管怎样，甜果也好，涩果也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播了种总是要收获的，这样看来我将文章哀然成集也就不能算是厚颜了。

这套文集中收录的全是我的文学作品，但没有包括电视文学剧本，尽管它有五百多部（集）、几百万字。电影剧本我也只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何以如此？我一向以为，影视作品一旦问世，就不再是作家一个人的作品了，它早已荟萃了导演、演员和诸多艺术门类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你很难说它是你一个人的作品。而只有摆在书橱里的文学作品，那才是你所专有，打不上别的标签，不论其优与劣、好与坏，你都得认账，你尽可以敝帚自珍，与别人无涉，苦乐甘甜自得其乐。

人都是要做梦的，尽管每个人的梦不同。梦既是荒诞诡谲的，也是飘忽不定的，聚则成形，散则化为乌有，有的时候梦也

能尘埃落定，哪怕是在贫瘠的土地里植根。为了我的色彩斑斓的文学之梦，我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我的生命。在我的梦伤痕累累已到了“谈文色变”的地步时，我结识了李守田，他和我一样，也是语文教员。此公有才华，文学功底厚，不过有点桀骜不驯，我曾黑板报上读过他的旧体诗，才气四溢，有一股小县城盛不下的气概。于是我赋成一律给他，迄今犹记得有“常慰谪仙居隔壁”之句，他立即回了一首，有“愿同黄字学敲钟”之语，诗文往来，我们由神交变成了知己，可能是物以类聚吧。

那时正是我梦魂失落的时节，我在大学读书时写的 36 万字的长篇小说《白山曲》几乎断送了我，“一本书主义”、“白专道路”的帽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而彼时的李守田却在自己砚田的两亩三分地里有滋有味地耕耘着，他劝我不要气馁，不要指望一鸣惊人，文学既然是爱好，就让它如润物细雨悄悄地融入你的生命当中，这样你便没有烦恼了。这话打动了，使我重又编织起了自己的文学梦。

世事浮沉，春光易老，转眼间 40 年过去了，我忘不了敦化这座小小的山城。1965 年我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种瓜记》，以及 70 年代初那不能署名的长篇小说《雁鸣湖畔》，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至少可以证明我可以吃文学这碗饭，并为我开具了走向文坛的通行证。

歌德曾经说过，我不应该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当归功于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和人物。我需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他说得多中肯啊！多少年来，故乡和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不止一次地重现于我的作品当中，那些感人至深的人和事，那不时地搅扰着我灵魂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才是我的一切。有人说，真正有素养、有天赋的作家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常常有如含羞

草。这种说法肯定不会为大多数作家认同。写了几本书便急于出文集，便去翘首诺贝尔文学奖，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我从不敢说我的作品有多大的价值。我一向宣称，我的作品只能做到有限的真实，尽我的能力就是了，我做不到天马行空。也许几十年后的读者会视之为垃圾，我只希望至少不全部是垃圾。我担心那些过分看好自己的人们，他们的作品会不会比我的更要速朽。如果读者以及后人能从我的文字当中看到一颗真实的灵魂，我就很满足了。

我一直庆幸自己拥有一笔财富，这财富不是金钱珠宝，而是坎坷的经历，甚至包括灾难。养尊处优和平静的象牙塔里的生活，对于作家来说，并非幸事。人的一生是由无数坎坷的链条连接起来的生命轨迹，这链条上扭结着的所有痛苦、挫折、彷徨、迷惘、欢乐、成功，这些构成了人生命的乐章，也是我作品的精髓所在。

但人生是短暂的，每个人都势必留下生命的轨迹，作家的轨迹便是他的作品。一字字、一句句、一篇篇，铺就了作家的人格之路。肖伯纳曾经说过，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暂时擎在自己手中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借用现在一些人的说法，肖伯纳称得上是有使命感的人物了。综观历史，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的传世之作，有哪一部是只关注自己私欲的写作呢？我不敢说我收录在这里的作品都肩负着多么伟大的使命，我只想告诉我的读者朋友，我和我的作品都是真实的，这就够了。

我从事创作以来，经历过许许多多荣辱，有笑脸、鲜花、掌声和奖杯，也有铺天盖地的声讨挞伐。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视之为平常事。我最欣赏这样一句话：温不增华，寒不改叶，宠辱不惊。我以为真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并不容易，这十二个字是对自己

一生的诚勉。托尔斯泰把一个人比成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则分数值愈小。一些平庸且把钻营术带到文坛的人，他们毒化了风气神化了自己还嫌不够，还要让他们的神话不朽，这很可悲。

我实在不敢过高地估价这套文集。我写了不少作品，但我从来不是登堂入室的大家，也从不被评论界的巨子们青睐，也不存非分之想。写作之初就是一种爱好，后来逐渐成瘾，欲罢不能。既然从来没人逼你舞文弄墨，种种磨难都不能令你却步，那么，你就该无怨无悔地在爬格子的生涯中寻找你的乐趣，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计较它做什么？我常常去工厂、农村、学校，在各类人群中碰到我的热情读者，他们给我的笑容是最灿烂的，我很满足。我为他们而写作，为他们而活着，值得。历史、读者是最权威的评论家！

《老子》曰：“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不知你观察过没有，婴儿出生时总是握紧拳头，而撒手人寰时却是松开手的，这大概就是先哲们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来由吧。那你还争什么？如果发明黄色火药的诺贝尔地下有知，他必然有双重的苦恼，他的发明被后人驾轻就熟地用来杀人，并用这笔钱去诱惑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文人们无法安眠，他会作何感想？

这套文集共 20 卷，凡 1 200 万言。如果没有杨海泉、荀凤栖、蓝军、周殿富、胡维革、包兰英以及出版界朋友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问世的。他们是这项浩大工程的奠基人，借此机会一并致谢。

曾有朋友劝我找一位文学大师替我作序，这当然是一番美意，20 卷本的一套文集不算小举动了。但我怕给大师招来非议，自己也不愿背上拉大旗作虎皮的骂名，想来想去，还是我自己凑上几行字聊以塞责吧，这样一套大书岂可无序！

写完了上面的文字，又觉淡泊无味，不知所云，但总归是我想要说的。读者想吃瓜，也不必听卖瓜人吆喝，故而这序也就不怎么重要了。

但它仍然要作为不可少的序点缀在卷首。

张笑天

2012年6月18日于长春

开 篇

故事发生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年代里。

不知默默地流过了多少世代的黑龙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卷着青森森的波涛，不息地流啊，流，流过了富饶的三江低地，融会起漂浮着松针的松花江和碧绿如染的乌苏里江，浩浩荡荡穿过绵亘千里的古老群山，投入到鞑靼海峡去了。

19世纪中叶，在黑龙江入海口茂草修林的三角洲上，傍着一条潺潺作响的小河，坐落着一个不知名的自然村落。叫村落其实不恰当，因为掩映在一片白桦林和红毛柳当中的原木房，总共不到七八幢。

小村落幽静极了，它前临碧水，后倚苍峰。每到傍晚，站在江边可以遥见对岸庙街小镇子闪烁的灯火，鸡犬之声相闻。

这是个和平安谧的村落，除掉每年白露、霜降两个节气，大量的费雅喀、赫哲渔民顺江而下，来江口捕捉溯江而来的白鲑鱼，呈现出短暂的繁华景象外，这里终年保持着大自然的本色。满人、汉人和费雅喀人终日陪伴着大海潮汐和黑龙江涛的喧嚣，冬狩夏渔，谁都无法说清他们祖居在这里到底经历了多少朝代。只有以狩猎、捕鱼为生的汉人徐家保存的一张泛黄的家谱，能使人大概推算出祖居的年代——家谱族表浩繁人名的“金字塔”顶

端祖先名字下，标有“祖籍闽南”字样。

这里的居民，除了每年五黄六月泛舟逆水而上，在清朝官府一年一度临时的集市上，向收税衙门缴纳一次人头税，顺便换回些黍米、网线和各种日用品外，他们便深居简出了。黑龙江实在富有啊，对于她勤劳能干的子孙，她毫不吝啬地把一切献给他们：喝她的甜水，吃她的美鱼，在她的怀抱里扬帆泛舟……黑龙江，像一条源远流长、永不枯竭的乳腺，用甘美浓醇的奶汁哺育着两岸辛勤劳动的子孙。

这是一个风烟俱静的晴秋的傍晚。炫红的夕照把江水染成瑰丽的金波，在水天相接的抖动着碎金子似的海面上，漂来几只归舟，打鱼人归来了。金晃晃的沙滩上跑来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儿，她光着一双小脚丫，冲天小辫儿上插着一朵孔雀蓝野花，她照例去迎接从烟波浩淼的江中捕鱼晚归的父母和小哥哥。

沙滩上洒满了小女孩儿银铃似的清脆笑声，最先跃上沙岸把船缆系到木桩上的妈妈把孩子抱在怀里，连着在她那晒得黑红的脸蛋上很响地亲了几口，喊着：“黑雁，好乖乖，想妈妈了吗？”

黑雁望望正把一篓篓鲜鱼卸上沙岸的爸爸，机灵地答道：“想了，也想爸爸了！”

爸爸开怀地笑起来：“小丫头，嘴就是巧！”

10岁的哥哥却撅起嘴来：“想我没想？”

大约小妹妹在家里称王称霸惯了，哥哥是不在话下的。她把小脑袋一歪，调皮地说：“没想，没想，就是没想！”

小哥哥哼了一声，突然把背在身后的手向头上一举，像变魔术一般，手里托着一只羽毛初丰的黄绒绒的小鹭鸶！

黑雁眨了眨黑亮的小圆眼睛，手指头含在嘴里，眼馋地看了一会儿，才改口说：“也想你了，还不行吗？”

父亲、母亲不由得都笑出声来。

妹妹满足了，小鹭鸶成了她新奇的玩物。

妈妈拿起一条二尺多长的鲤鱼去做晚饭，哥哥帮爸爸在江滩上晾鱼干。黑雁独自蹲在柳条笼子前看着焦躁地来回跃动的小鸟，听着它那一声声凄凉的叫声，黑雁忽然托起小腮帮犯起愁来：小鹭鸶想妈妈了吧？

黑雁猜着了，她听父亲说：“黑雁啊，玩儿一会儿把小鸟放掉吧，它也有爸爸、妈妈呀！”

小黑雁才舍不得呢。她歪起小脑袋想了想，向红毛柳深处跑去。她要把大鹭鸶也抓来，那样，小鸟不就和爸爸妈妈永远在一起了吗？

江边倒真有一对长脖高腿的鹭鸶，它们站在浅水中，一会儿用又尖又长的嘴刷刷蓝缎子似的羽毛，一会儿从水中衔出一条小鱼一伸脖吞了下去。黑雁悄手悄脚地来到鹭鸶跟前，它们不飞也不叫，好像根本不怕人。

黑雁可乐坏了，她气儿也不敢大喘，脸都憋红了，一心想逮住它们。可是，那对鹭鸶好像商量好了似的，等黑雁的一双小胖手一齐伸过去的刹那，它们翅膀一抖，不慌不忙地飞走了。

黑雁气得哭起来。

妈妈哄着、劝着把黑雁牵回到江边树丛中的房舍前，黑雁吵着要给小鹭鸶找妈妈……

大概今天又是旧历十五吧，太阳的余晖还没有在海边散尽，冰盘一般的月亮就从蓝汪汪的海面上涌出来了。江口正涨大潮，水势汹涌，一条条白色的浪条从远处库页岛灰蒙蒙的岛影那里积聚起来，互相追逐着向黑龙江里倒灌。

黑雁的爸爸每逢初一、十五都要敬神，从来没有忘过。今天，他照例从屋中捧出一个古香古色的铜香炉来，插上三炷香，供在月下。说也奇怪，黑雁和她的小哥哥就不知道爸爸供的是什么神，一没牌位，二没神龛，也许各路神明一起供吧？黑雁知道，爸爸是顶喜欢这只三脚香炉的，这是祖先从闽南原籍带来

的，炉底有一行阴文篆刻，标着“大唐开元六年郑定帮监造”的字样。

月亮升上了柳梢儿，刚刚吃过晚饭的一家4口人都坐在院中柳阴下。

鞑靼海峡正把晚潮推过来，倒灌的潮水，在黑龙江里掀起有节奏的哗哗浪响。在昏黄的月色下，横亘海口的库页岛灰蒙蒙的轮廓，像一条长鲸的巨鳍，裸露在海面上。

玩耍了一天的黑雁困了，她抱着小巧的鹭鸶笼子，眼看要睡着了。

妈妈怕孩子存食消化不好，就哄着她说：“黑雁，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呀？”

黑雁半闭着眼睛，又黑又长的睫毛轻轻地闪动着，她噘起小嘴说：“我不听，我不听！又是九头鸟、大灰狼！”

妈妈柔声地说：“今儿个呀，讲个新的。”

故事，无论对童年的哪一个，都是有迷人魅力的。一听说妈妈要讲新故事，小黑雁像吃了冰片一样冷丁睁开了一对黑溜溜的圆眼睛，小哥哥也凑到妈妈膝前，双手托着腮帮，望着妈妈那张慈祥的脸。

黑雁躺在妈妈怀中，望着天上的月亮和一眨一眨的星星，耳朵听着大海有节奏的哗啦哗啦的晚潮，不知她能不能听懂，反正孩子安静地躺着，像看行云、听流水一样，听着从妈妈嘴里流出来的一字一句：

“黑雁，你看见横在海口对面的大岛子了吗？对，就是库页岛。你看它，多像一个大鱼脊呀！你不知道，从前它真是一条大鱼呀！”

黑雁侧过脸望了望海上，问道：“那，它怎么不游，也不甩尾巴呢？”

小哥哥不依了：“别打岔！”

妈妈柔声地笑了：“别着急，听我说呀！在很久很久以前，它真是一条活鱼呢！谁也说不清它有多大，谁也没法量它有多重，反正它在南海一甩尾，北海就起浪。这条大鲤鱼呀，相传是海龙王的小儿子，叫敖库页，它是海龙王专门派出去巡海的，它手下管着四大鼉、八大鳌，这四鼉、八鳌是顶有力气的水族将领，它们是驮着大唐江山的。”

黑雁忽闪着长睫毛，问道：“也驮着咱们吗？”

小哥哥申斥道：“又打岔！怎么不驮着！”

黑雁还是要问：“那怎么不晃不摇呀？”

妈妈说：“这四鼉、八鳌有劲啊！可有一年，听说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年仲秋节，皇上正在长安城里赏花灯，冷丁觉得宫中东北角的宫灯左摇右晃，皇上心里不安，就找来一个能掐会算的术士，问他是何吉凶。这个术士掐指这么一算啊，就向皇上说：‘万岁爷，不好了，地陷东北，外兴安岭以南地柱断了’！还没等皇上下旨，黑水都督李献诚就从边关送来了边报，说是有一个癞头鳌咬死了驮着东北角大唐江山的镇北鳌，这癞头鳌兴风作浪，声言要把海水搅起来，淹没黑龙江以北的大地。靺鞨郡主特来向京都告急。

“皇上一听，这还了得！他连夜升御香，向海龙王祷告，让海龙王想办法治服癞头鳌，支撑住大唐东北江山。

“海龙王也很生气。原来这癞头鳌是一个混世魔王下界，专门干坏事，后来被玉皇大帝镇在北冰洋的万年冰山下，叫它永世不能翻身，谁想它又闯出来作乱！海龙王立时驾排水晶宫，敲起镇海钟，把小龙王敖库页招来，叫它去擒拿癞头鳌，把陷落的东北角支起来。

“好一个敖库页，它在南海一挺身，霎时穿过东海、越过黄海，带起翻花大浪，来到了小海。它和癞头鳌大战了 300 个回合，到底把那个混世妖魔打死了，可它自己也杀得败鳞残甲，眼

看着东北方大地还在往下沉，海水就要漫上大陆了，敖库页把身子向海里一沉，立时顶住了这块大陆，它一动不动，挺了七七四十九天，等到海龙王又派出几只海鼋来接替它驮地时，伤重的敖库页已经死了，变成了石山，化成了石鱼，全身沉到海底，抵住了北方大陆，只有鱼脊还露在水面上。

“这件事传遍了中国，皇上特地派钦差大臣到这里来进御香，和黑水靺鞨郡主李献诚一起给敖库页升香，从此，人们就把黑龙江口这个大鱼脊骨叫库页岛了……”

4岁的黑雁早已经轻轻阖上了眼睛，那一对笑靥上，闪动着斑驳的树影，孩子也许在梦乡中再现着童话中的奇妙经历吧？孩子也许梦见自己骑着一只美丽的鹭鸶飞上库页岛了吧？

就在这时，天边沉雷滚滚，当空的皓月被乌云遮没，黑沉沉的云头从凸起的海潮浪峰上席卷而来，云起云飞，天地间一片漆黑。

黑雁的妈妈抱起沉睡的黑雁，牵着儿子的手走进了亮着油灯的房舍。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空前的浩劫，正随着狂风恶浪，向这小小的和平的村庄袭来！有谁能相信，童话和现实竟是这样咫尺天涯呀！

疾风暴雨到来之前，黑雁爸爸正抓紧把晾在江湾沙滩马架子上的鱼干用草帘苫好，等在一一切都做完之后，他发现了一伙来路不明的人。

这伙人都是蓝眼睛、高鼻子，有着亚麻色头发和枯草样的胡须，他们有的穿着靺鞨人的渔人服装，有的还披着当地赫哲人的鱼皮斗篷。此时，这些穿杂色服装的十几个人正把一条大舢舨子船泊在江湾背风处，一些人端起后膛枪四下警戒，另外几个人拿测深锤偷偷测量江水深度……

这是什么人？他们要干什么？

望着这些长相奇特的人，听着他们叽里咕噜的外国语，黑雁

的爸爸突然紧张起来，他油然记起15年前的事情，俄国海军军官库兹明^①带人侵入黑龙江，不也是这样测量、绘图吗？那件事，不仅对亲眼目睹的黑雁爸爸，对于祖居黑龙江口的所有费雅喀人都是一件忧心的事，外国人的突然出现，在他们平静的生活中投上了一束恐怖的阴影。

15年过去了，外国人没有再出现。随着时光的流逝，在人们心头的阴影逐渐淡漠的时候，外国人的脚步再一次踏上黑龙江左岸这块净土，这又重新勾起了黑雁爸爸心头的忧虑。

黑雁爸爸躲在柳树后，不但看见了眼前登陆的一伙人，还看见了泊在江心的一艘巨型双桅帆船。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谁知道他们从多么遥远的海角天涯游逛到这里？谁又知道黑龙江两岸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

黑雁爸爸决定回村去向费雅喀头人打个招呼。

但是，他的脚步声惊动了做贼心虚的不速之客。这群穿着马裤，戴着买卖城毡帽，叼着美国弗吉尼亚烟草的外国人，追了过去，他们为了不致使偷偷“考察”黑龙江口的险恶目的暴露，要杀人灭口！

当黑雁爸爸跑到家中，挽起祖传的一张乌木雕弓走出房门的时候，砰地一声，后膛枪响了，这伙强盗向他开了一枪。

枪声惊动了归林的鸟儿，呼啦啦一片惊叫着飞走。

黑雁妈妈慌张地闯出门来。

黑雁爸爸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他摇晃了一下，倚着一株老树站定，他显然在用力地忍受着攻心的剧痛，牙齿把厚厚的嘴唇都咬出血了。他没有呻吟，没有喊叫，没有求饶，他像在深山老

① 库兹明：1828年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拉文斯基为制造“在黑龙江下游的居民是独立的、不隶属中国”的谬论，指使俄美公司派出海军军官库兹明于1828年、1829年两次侵入黑龙江“勘察”。

岳中猛然遭遇凶猛的黑熊袭击一样，用仇恨的眼光怒视着强盗手中的乌黑枪管，沉着地摸出一根雕翎羽箭，缓缓搭在弓弦上。

也许这充满仇视和复仇火焰的目光太厉害了，也许那复仇的羽箭太叫强盗胆寒了吧，以至于让那群手执刀枪的强盗吓得倒退了几步。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度吓得怔住的女主人终于明白过来。她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拿后膛枪的人，她已经觉察到，那黑洞洞的枪管里喷射出来的枪弹，比马刀和鱼叉更危险可怕。

她看见了，看见了，一股殷红的血正从丈夫肩头流下来，浸染了她亲手纺织、缝制的麻布小褂。她眼前一黑，撕裂人心地一声大叫，向丈夫扑过去。

黑雁爸爸推开妻子，开弓如满月，嗖地一箭射出去，有一个强盗惨叫一声，仰面翻倒了。正当他回手去摸第二只羽箭时，砰、砰两声闷响，又一枪命中了他的前胸，他再次踉跄地扶住树干，喘了一口粗气，顺手抓起树下石桌上那只铜香炉，咬紧牙关拼力向强盗掷去。

一个强盗闹了个满脸花。

两个孩子从梦中惊醒，光着脚跑出来。

黑雁爸爸脸上渗出了汗珠，他焦灼地扯开抱住自己不放的妻子，气喘吁吁地叫着：“快……带上孩子……去逃难！快呀！”

善良的妻子怎么能忍心把重伤的丈夫丢下不管？慈爱的母亲又怎能舍得让孩子在强盗的枪口下喋血？妻子的忠贞和母亲的天职在折磨她，使这个突遭横祸的善良女性一时有如万箭钻心，顾了东顾不了西，只能失声痛哭。

一切都迟了。

强盗头子不再允许他的同伙动用火器。

黑雁一家4口人被强盗捆起来，捆到桦树林的边缘，用女主人纺出来的麻线团塞住了他们的嘴。

狂风夹着暴雨劈头盖顶地打下来，黑龙江口的风声、涛声淹没了这一切。

黑雁一家4口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用汗水挣得的家产被强盗洗劫一空。这伙强盗躲在小屋子里，避着风雨，吃够了女主人烧制的鹿脯、鲑鱼干，喝足了她酿成的陈年米酒，他们狂笑了。

最后，强盗们将女主人多年积存的鱼油全部泼洒到草屋上，善良的女主人眼看着一家人像燕子衔泥垒窝般营建的房舍被付之一炬。

冲天的大火，黑红的火舌，在暴雨狂风中翻卷，火光映红了滔滔的江水……

在一片狞笑声中，强盗用马刀把黑雁的爸爸活活劈死，他们在10岁的小男孩身上坠了一块青石，抛到滚滚滔滔的黑龙江中。

一个母亲，怎么能目睹这惨绝人寰的暴行？她眼前一黑，昏厥过去。但是，母亲的本能，也许还支配着她那根永远不会死去的神经，她拼死命地把啼嚎的黑雁搂到怀里……

又一声闷哑的枪声响了。

随即是瓢泼般的大雨倾泻下来，天地间一片轰鸣，仿佛山崩、海啸……

……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同村的费雅咯人向出事地点跑来，还有几户游猎的鄂伦春人也闻讯赶来。

落架的草屋余烟不散，火舌乱蹿。泥泞的地上，扔着酒碗、鱼骨，倾翻了的桦木桶，丢着主人心爱的乌木雕弓和铜香炉。在一汪汪血水中，留下的只有强盗马靴踏烂的印迹。

正在乡邻们啜泣、叫骂的时候，从江岸走来一个50岁左右的汉子。

他身着绣金鱼皮褂，脚蹬软底鱼皮靴，拦腰扎一条宽皮带，带子上系着弯形渔刀、小酒葫芦、短烟袋、火镰，还有用黄杨木